

父亲的雪

Fu Qin de Xue Shan
Mu Qin de He

党益民 ◎ 著

母亲的

雪山一般坚韧的父亲与河水一般柔美的母亲
演绎的惊世绝恋

父子、母女两代人，以生命与爱情
认知高原的精神史诗

父亲
的雪

Fu Qin de Xue Shan
Mu Qin de He

母亲的

党益民◎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河 / 党益民著. —北京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-7-5033-2218-1

I. 父… II. 党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22503 号

书 名: 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河

作 者: 党益民

责任编辑: 张 鹰

封面设计: 王华设计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刘晓京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wy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 本: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202 千字

印 张: 14.25

版 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33-2218-1

定 价: 23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党益民

陕西富平人，1963年生，诉讼法学研究生，武警交通二总队副政委，大校警衔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。出版长篇小说《喧嚣荒原》、《一路格桑花》、《石羊里的西夏》，散文集《西藏，灵魂的栖息地》，长篇报告文学《用胸膛行走西藏》、《守望天山》等。其中：长篇小说《喧嚣荒原》获中国作家“大红鹰”文学奖，巴金文学院优秀作品奖；长篇小说《一路格桑花》入选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“百部优秀图书”；长篇报告文学《用胸膛行走西藏》获第十届全国文艺新作品一等奖、第三届徐迟文学奖、第四届鲁迅文学奖。



目 录

卷一·江河	1
卷二·江雪	40
卷三·江果	83
卷四·江雪	110
卷五·江河	131
卷六·江果	169
卷七·江河	193

卷一 江河

—

父亲身上有三个枪眼，一个是马步芳的骑兵留下的，一个是藏族头人留下的，还有一个是我留下的。

父亲去世的前一年秋天，我回了一次河源。说是去看他，其实是想把他从阿尼玛卿雪山下的那个巴掌大的小县城接到北京，让他享几天清福。父亲一辈子没有离开过那里，也该过几天好日子了。可是他不愿意。他比从前更加固执。他说他的好日子就在雪山下，就在埋葬母亲的地方。他说他要陪伴母亲，还有牺牲的战友。

那天，我们坐在雪山下的草地上，整整聊了一下午。母亲的坟茔就在我们的身旁，另一边是父亲的坟茔，只不过是空的，那是父亲为自己准备的。我们周围的草地上开满了格桑花，花香随风飘散。父亲看着不远处静静流淌的黄河。

他说：“我哪儿也不去，我要陪着你妈。”

他又说：“她陪了我一辈子，我要陪她下辈子。”

据大姐江雪说，她将母亲从二姐江果所在的格尔木部队医院接回河源的第二天，父亲就开始为母亲挖掘坟墓。那时已是深秋，天气已经很冷，草地都快要冻住了。父亲不让任何人帮忙，一个人固执地挖掘。父亲的脸上看不到悲伤，好像在干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。好像不是在给母亲挖坟，而是在为母亲盖一座新房子。

坟墓挖好了,父亲一身寒气地回到家,高兴地对母亲说:“我给你把新房子盖好啦,很漂亮,很宽敞,你住着一定舒服!”

母亲努力地朝父亲笑笑,什么也没说。因为那时母亲病得已经说不出话来了。那天晚上,母亲躺在父亲的怀里安静地走了。

大姐说,从母亲生病到去世半年多的时间里,少言寡语的父亲变得话特别多,他经常给母亲讲一些蹩脚的笑话。那些笑话别人听着不觉得可笑,可是母亲每次都笑得很开心。母亲伴随着笑声走完了最后的路程。掩埋了母亲,父亲一个人在母亲的坟前哭了很久。大姐说,父亲的哭声像狼嚎,很吓人。大姐说她从没见父亲哭过。我也没有,从来没有。

那个弥漫着花草香味的下午,我和父亲坐在两座雪山之间的河谷草地上,第一次坦诚地聊天。我们面对巴颜喀拉雪山,背靠阿尼玛卿雪山。我望着远处的雪山,心想:很多年后,当人们发现掩埋在冰雪下的三个藏族男人完好无损的遗体,还有他们手里的猎枪,肯定想象不出当年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。

那是一段被雪藏的故事。

父亲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,叹息了一声说:“时间过得真快呀,一晃就是五六十年了。”

我说:“就是因为他们,你才在这里守了一辈子?”

父亲说:“不全是,还有你妈。”

我很疑惑:“我妈?她不是一直想离开这里吗?”

父亲说:“就因为她想离开,所以我才要坚持留下来。”

我被父亲的话弄糊涂了:“这是为什么?”

父亲沉默了一会儿,便开始了他的讲述。父亲讲的那些事情,许多我是第一次听说,可能母亲也未必知道。我惊奇地发现,忠厚老实的父亲的内心竟然蕴藏着那么丰富的感情。我隐约感到父亲并没有把什么都告诉我。这也难怪,我与父亲分开这么多年,感情上多少有些生疏。但我已经很知足,很感激父亲的坦诚。母亲生前给我们讲过的只言片语,或许正好填补了父亲讲述的空隙,但绝对不是全部。因为我发现父母的故事里还有许多空隙,而每一个空隙里都埋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其实我并不了解自己的父母,我以前对他们的种种猜测,现在看来,或许都是错误。

我就从父亲身上的第一个枪眼说起吧。

那时，父亲在马步芳的骑兵团里当兵。有天傍晚，老兵马奎在马棚里找到父亲，神秘兮兮地对父亲说：“江三，跟我走，我带你小子尝鲜去！”

父亲当时正蹲在地上整理马缰绳，仰头看着马奎，迷惑不解地问：“尝鲜？你又偷了谁家的羊羔？”

“你狗日的就知道个羊羔！世上还有比羊羔肉更好吃的东西哩！”

“啥东西？”

马奎哈哈大笑，然后小声说：“你个瓜娃，女人嘛。”

父亲看着马奎，胸口像塞了一把马草，乱糟糟的，气息也短了。

马奎说：“走，跟我去尝女学生的鲜去！”

父亲的心怦怦直跳：“哪个女学生？”

马奎踢了父亲一脚：“你装个毬！西宁来了那么多女学生你狗日的不知道？”

父亲当然知道。几天前，马步芳派来西宁女子师范学校十几个女学生，专门来给骑兵团慰问演出。已经演出了两场，今儿晚上是最后一场。不过，父亲一次也没有看到演出，马奎也没有看到，只有军官和部分有战功的骑兵才有资格去看演出。

父亲站起来说：“你是啥意思？”

马奎将嘴巴凑到父亲耳边说：“咱去把那女学生给拾掇了……”

父亲心里哆嗦了一下：“她们不是去给军官们演出了吗？”

“有一个病了，今晚留在营房里呢。”马奎神秘地说，“军官们都去看演出了，我们现在去把她拾掇了正是时候。”

父亲惊讶地问：“你咋知道的？”

“我是谁？我是马奎！”马奎愤愤不平地说，“凭啥只准军官看不准咱们看？不准咱看咱就不看，咱啞实活！走，咱尝鲜去！”

马奎转身走了几步，发现父亲没有跟来，转身骂：“你狗日的走不走？”

父亲说：“这种伤天害理的事，我不去！”

马奎跑回来踢了父亲一脚，正好踢到了父亲的脚脖子，父亲疼得直咧嘴，但他没敢吱声。

马奎瞪着眼说：“你狗日的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！”

父亲只好硬着头皮跟着马奎走。

父亲害怕马奎。不光父亲，许多骑兵都怕马奎。马奎人高马大，心狠手辣，是个不要命的家伙，谁要是惹了他，他会抽出马刀跟你拼命。马奎最擅长的动作就是“劈刺”。所谓“劈刺”，就是双手握紧马刀，然后下蹲，举刀，猛一发力，从上而下劈将下来，人就成了两半。马奎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，他经常对俘虏这么干。

所以父亲没敢吭声，跟着马奎朝着女学生居住的营房走去。

父亲能成为马步芳的一个骑兵，都是因为马奎。其实细究起来，也不是因为马奎，而是因为一把马料。

那时父亲十六岁，家里很穷，一家四口，一间草房，一个土炕，两条被子。原来兄弟三个，后来饿死一个，剩下兄弟俩。兄弟俩只有一条裤子，谁出门讨饭谁穿。父亲兄弟俩讨饭一般都是朝东走，去相对富裕的关中一带。他们一走就是十天半月，带回来的一布袋馍馍，可让一家人维持七八天，剩下的七八天只能用野菜米汤充饥。父亲讨回来的馍有麦面馍、玉米面馍、糜子面馍，还有高粱馍。怕馍馍路上发霉，父亲就将馍掰开，晒干，然后再装进布袋里。有时晾晒馍馍时，疲倦的父亲睡着了，馍馍便被鸡狗糟蹋得七零八落。父亲有一次跟狗去争夺一块馍馍，被狗咬伤了。父亲很伤心，不是因为疼痛，而是因为狗撕破了他们兄弟俩惟一的裤子。

父亲最后一次出门乞讨，发誓要讨来一条裤子。因为这样，他就可以和哥哥一起去出门乞讨了，兄弟俩做伴，能相互壮胆。可是父亲到底还是没有讨来一条裤子。别说裤子，他连自己也弄丢了。

父亲那天来到一个村庄，只见城门紧闭，父亲怎么也叫不开。有人站在城头上对父亲说：“要饭的娃呀，马步芳的队伍马上就要来了，你赶快跑吧，小心被乱马踩死！”

父亲没有跑。不是因为他不害怕，而说因为他太饿了，实在跑不动了。他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。饿死是个死，被马踩死也是个死，反正都是个死，那就省些力气吧，让马步芳的骑兵踩死算毬了。父亲这么想着，就在城墙下的土窑里浑浑噩噩地昏睡过去。

父亲醒来时已是黄昏。城门早已洞开，一队队骑兵进进出出。父亲听到一声马嘶，循声望去，只见几个骑兵在不远处喂马。骑兵们抽着旱烟，相互骂着粗话。马吃着羊皮口袋里的马料，隔一会儿打一个响鼻。父亲饿得难受，嗅到了马料的香味。

几个骑兵不知因为什么事都走了，把马留在那里。父亲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双腿不由自主地向马料口袋走去。那些马停止了咀嚼，警觉地看着这个陌生人朝它们走来。父亲扑到马料袋上，准确地说，是跌倒在马料袋子上，他急不可待地将手伸进袋子，抓了一把。啊，是黄豆！父亲欣喜若狂，将一把黄豆塞进嘴里。可是还没来得及咀嚼，脚脖子就被什么东西抓住了。他用力蹬了蹬，没有蹬掉，而且越发抓得紧了。父亲低头一看，是一只手。顺着手往上看，是一个胡子拉碴的骑兵。骑兵躺在地上，正用阴森的目光看着他。

父亲吓坏了，黄豆噎在了喉咙里，剧烈地咳嗽。

骑兵从地上爬起来，哈哈大笑，突然又阴下脸说：“你娃娃胆子不小，敢偷我的马料！”

父亲将黄豆吐了出来，看着骑兵。

“这事咋办？”骑兵黑着脸说，“要不，你让我砍下一只手；要不，你给我当马夫。”

把手砍了可不行，我还要讨饭呢，没手怎么行，还是当马夫吧。可是父亲不知道马夫是干什么的，便大着胆子问：“马夫是啥？”

老兵说：“马夫就是给我喂马。”

父亲问：“有馍馍吃没？”

老兵说：“馍馍尽饱吃。”

父亲说：“行，我给你当马夫。”

就这样，父亲当了马步芳队伍里的一个马夫。每次打完仗，父亲就把老兵的马牵到河边刷洗干净，然后再将它们喂饱。打起仗来的时候，骑兵们在前面跑，父亲没有马，就甩开两条长腿追着马蹄扬起的尘土拼命跑。仗打完了，骑兵们一身血腥，父亲一身灰土，看不清原来的眉眼。

父亲喜欢当马夫，他从小就喜欢马，可是村里更多的是牛，只有财主家才有马。父亲喂马很经心，只要时间允许，总喜欢一把一把地给它们喂

马料,日子长了,马就跟父亲有了感情。父亲让它们卧下它们就卧下,让它们前腿直立起来它们就前腿直立。父亲一声口哨,马就会嗒嗒嗒地跑到父亲跟前来。

父亲喜欢当马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能吃饱,实在吃不饱,还有马料呢。但是父亲并不开心,因为那个把他带进骑兵团的老兵总爱欺负他,老兵让他干这干那,稍有怠慢就会拳脚相加。后来父亲个子长高了,人也壮了,也当了骑兵,拥有了自己的一匹战马,老兵就很少打他了,但是老兵仗着父亲是他带进骑兵团来的,所以总喜欢在父亲面前耍老兵的派头。

不用说您也猜到了,这个老兵就是马奎。

马奎将父亲领进一个院子。房子里橘黄色的灯光从麻纸裱糊的窗户里泄露出来,看上去是那样的温暖。可是父亲却打了一个寒战。

马奎将枪交给父亲,在父亲的耳边小声说:“我先进去,你在外面放哨。等我出来,你再进去。”

黑暗中,父亲看不见马奎的表情,只看见他的白牙,知道他在笑。马奎蹑手蹑脚地向屋门走去。平时笨手笨脚的他,这会儿手脚轻巧得像一只猫。父亲的心怦怦直跳。

屋门被悄无声息地推开。灯光“哗啦”涌了出来,又“哗啦”一声被黑暗吞噬了。接着,是一声女人的惊叫。父亲的心跳到了嗓子眼,双腿哆嗦起来。父亲跑到窗前,从窗户上一个破洞里看见马奎一手捂住女人的嘴,一手正将女人往炕上拖。女人“唔唔”叫着,又踢又咬,在马奎怀里扑腾。父亲看见了女人的脸,一下子惊呆了。她是那样的美,美得让父亲心颤。她是那样年轻,年轻得让父亲心疼。也许就是在那一瞬间,父亲爱上了这个女人。

父亲急得在窗下转圈,心里一遍一遍对自己说:“不能让狗日的马奎把她糟蹋了!不能让狗日的马奎把她糟蹋了!”

屋里又传出女人一声惊叫。父亲趴到窗户上一看,马奎正在撕扯女人的衣裤。父亲急了,一脚踹开屋门,端着枪冲了进去。

马奎和女人都愣了。

马奎扭头说:“你狗日的进来做啥?”

女人缩在炕角直发抖。

马奎说：“你给我滚出去！”

父亲哆嗦了一下，往后退了一步，但是马上又站稳了脚跟。父亲嘴唇哆嗦着对马奎说：“她病了……你不能祸害她！”

马奎似乎没有听清，问父亲：“你说啥？”

父亲不再哆嗦，梗着脖子说：“我不让你祸害她！”

马奎听明白了，低吼一声：“滚！”

父亲像长在了地上，动也不动。

马奎说：“好，算你小子有种！等我拾掇了她，再来拾掇你！你不出去就站在这里看着！”

女人跳起来想往外跑，被马奎一把抓住，按倒在炕上。

女人惊恐地看着父亲，大声喊：“救救我，大哥！”

父亲对着马奎忙碌的后背说：“奎哥，求求你，放了她吧！”

马奎头也没回，继续撕扯着女人的衣裳。

父亲说：“奎哥，看在我服侍你三年的分上，求求你放了她吧！”

马奎继续忙活着自己的事。

父亲走过去，用枪抵住马奎的后背说：“奎哥，求求你啦！”

马奎感觉到了后背上的枪管，愣住了，但是他头也不回，轻蔑地说：“你小子有种就开枪吧！”

父亲举枪的手哆嗦了：“奎哥，你别逼我！”

马奎仰起头，无声地笑了，背对着父亲说：“小子，要么你开枪，要么你给我滚出去，别耽误老子的好事！”

父亲突然大喊一声：“马奎，你去死吧！”

枪声响了。马奎趴在了炕上。父亲看见一股黑红的污血从马奎的后背“突突”冒了出来，顿时傻眼了。父亲从来没有杀过人，何况是他最惧怕的人。女人也被吓傻了，哆嗦成一团。父亲知道枪声很快就会引来骑兵，得赶快离开这里。

“走，跟我走！”

父亲拉着女人跑到院子里，迟疑不决。往哪儿走？怎么走？父亲环顾四周，看见墙根下有一堆麦秸，突然有了主意。他打了一声口哨，一匹战马从黑暗中跑进院子。父亲将马奎从屋里拖出来，扶到马背上，然后在马屁

股上拍了一巴掌，那马驮着马奎跑出了院子，跑进了黑暗里。

马蹄声越来越远，可是更多的马蹄声却越来越近。父亲拉起女人，钻进了院墙根的那堆麦秸里。他们刚把自己藏好，一队骑兵就冲进了院子。父亲听见有人说，枪声是从这个院子里传出来的，可是咋不见人？父亲听见又有几匹马跑进院子。

“队长，那匹马追上了，是马奎，已经死了，后背中了一枪。”

“你们开的枪？”

“我们还没来得及开枪，他就从马背上掉了下来。”

“那他后背的一枪是谁打的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队长，那个生病的女学生不见了。”

“难道是那个女学生？”

“找到她不就知道了？”

“给我追，就是追到天边也要逮住那小娘儿们！”

“队长，这里有一堆麦秸，那女学生会不会藏在里面？”

父亲听见有人朝麦秸堆走来，他急忙用手捂住了女人的嘴。女人在父亲怀里瑟瑟发抖。父亲将她抱紧，免得麦秸抖动。

“给她个胆子，也不敢藏在这里面！走，给我追！”

一阵马蹄声过后，院子里静了下来。父亲发现他一直捂着女人的嘴，急忙松开。父亲还发现自己的衣裳早已经湿透了。他抱着的女人身上也全是汗。父亲嗅到了一种从来没有嗅到过的味道，那是女人的汗香，还有温热的麦秸的味道。这时，半裸的女人软绵绵地瘫软在父亲怀里。父亲感觉到女人的身体很烫。

父亲说：“你在发烧哩。”

女人有气无力地说：“谢谢大哥……”

父亲说：“我们必须离开这里！”

父亲侧耳听了听，马蹄声和人声已经远去。父亲扶着女人从麦秸堆里爬出来，悄悄摸出院门，朝马棚的方向打了一声口哨。一匹白马流星一样滑了过来。父亲将女人扶上马鞍，然后翻身上马，一手拦着前面女人，一手抖着马缰绳，消失在浓浓的夜色里。

但是，他们没有跑出多远，就被骑兵发现了。身后响起了零乱的枪声。一颗子弹击中了父亲的脊背……

二

父亲睁开眼睛后最先看见的是一张黑红的脸。这张男人的脸很和善，笑容可掬，但是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少了一只耳朵。

见父亲醒来，少了只耳朵的男人说：“你终于醒啦！你小子命大，要是那一枪再偏一点，你就见阎王了。”

父亲这才记起曾经发生过的事，但他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。男人直起身子，往后退了一步，父亲这才看清他身上的解放军服装。父亲吓得想坐起来逃走，但是背部疼痛难忍，没有成功。父亲心想：这下完了，落在了解放军手里，我死定了。

解放军说：“你不用害怕，你已经摆脱了马步芳的追兵，没有人会伤害你。这里是解放军的独立营，我是营长刘达。”

父亲用胳膊肘勉强撑起身子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那个自称营长刘达的人将他重新按倒在床上，笑着说：“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那个女学生已经讲了事情的经过。你很勇敢，很了不起！我们欢迎你来投诚！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是同志了。”

父亲当时并没想过要投奔解放军，只想带着那个女学生逃命，谁知命运之神却将他送进解放军的兵营。既然是命，那就认命吧，何况人家还救了自己一命呢。当兵吃粮，在哪儿不是混口饭吃？好吧，我就跟着解放军干吧！

营长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父亲说：“江三。”

“江山？有山有水的，这名字好！”

“不是大山的山，是一二三的三。”

“噢，看来你在家排行老三？”

“是的，长官。”

“解放军不兴叫长官，叫我刘达同志，或者刘营长。”

父亲觉得叫“同志”很新鲜，可他不敢这么叫，还是叫营长比较合适。父亲说：是，营长。他突然想起了那个女学生。

“营长，那个女学生她……”

营长说：“你说茹雅啊，她没事，只是有些感冒发烧，一两天就会好的，我们的医生正在给她治疗呢，你就放心吧。”

直到这时，父亲才知道那个被他救出来的女学生叫茹雅。几天后的早晨，茹雅在一个年轻女医生的陪同下来看父亲。茹雅一进屋后“扑通”一声跪在了父亲面前：“大哥，谢谢你救了我！”

父亲窘迫地说：“你赶紧起来吧，我受不起这个……”

茹雅从地上站起来，已是满眼泪水。父亲脸红了，不敢看面前的茹雅。茹雅的泪珠滚过白皙的脸庞，扑簌簌落在了父亲床前的土地上，她用一双泪汪汪的眼睛望着父亲说：“大哥，今生今世，我都无法报答你的救命之恩！大哥，我要走了……”

父亲抬起头问：“你上哪儿？”

茹雅抹了把脸颊上的泪水说：“我要回家了，我不赶快回去我妈会急死的。我家在西宁，离这里不远。”

父亲僵硬地点了点头，表示自己知道了。

这时，一起来的女医生说：“时间不早了，你该走了，要不然天黑之前到不了西宁，毛驴车还在外面等着哩。”

父亲不敢看茹雅的脸，他把目光停留在茹雅的脚上说：“走吧，这世道，兵荒马乱的，路上要多加小心……”

茹雅说：“大哥，我走了，你多保重。”

父亲看见茹雅的双脚迟疑了一下，然后向后转，向门口挪动，最后消失在门外的阳光里。

茹雅一走，父亲的心好像一下子被谁掏空了。茹雅走了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父亲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失落和难过。

第三天中午，沉睡中的父亲看见了茹雅。他们坐在一片草地上，远处是雪山，周围是花草和纵横的河流。父亲甚至嗅到了鲜花的芬芳。茹雅对他说着什么，可是他一句也听不见。父亲一急，醒了。

茹雅坐在床边，静静地看着父亲。

父亲惊慌地坐起来：“是你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”

茹雅羞涩地笑了：“不是梦，我又回来了。”

“你咋又回来了？”

“马步芳的人到处抓我，说我杀了他们的骑兵，我们家的人都逃走了，我一个人不敢待在西宁，又没地方去，所以又跑回来了。我跟大哥一样，也要当解放军。”

茹雅正说着，营长刘达走了进来。“回来了好啊，欢迎欢迎！我这里就缺文化人。”

茹雅忙站起来说：“只要营长肯留下我，我干啥都行。”

刘达说：“你就给我们当文化教员吧，教不识字的同志认认字。我说江三，你也没上过学，以后也要跟茹雅同志好好学习哩。”

父亲咧着嘴傻笑。

茹雅跟营里的女医生住一个屋。女医生叫文静，没有茹雅那么漂亮，但身材好，皮肤白，一白遮百丑，所以也很耐看。文静的丈夫叫章明，是个连长。他俩是西安中医学校同学，毕业后双双逃到了延安，文静当了医生，章明不想当医生，被分到了战斗部队。后来，组织上照顾他们，将文静也调到了独立营。

独立营原来就文静一个女兵，香饽饽似的，走哪儿就把男兵的目光牵哪儿。现在茹雅来了，男兵的目光转移到了茹雅身上。文静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，说白了，就是有些嫉妒。嫉妒是女人的天性。哪个女人不喜欢被男人的目光罩着？对于女人来说，男人的目光就是她们的阳光。有了阳光，女人才会活得灿烂。

嫉妒归嫉妒，但两人关系不错。文静是老兵，总照顾茹雅，这让茹雅很感动。茹雅一口一个“姐”，叫得文静心里也甜滋滋的。这么叫着，文静还真把自己当成了大姐姐，没过多久，就张罗着给茹雅介绍对象。茹雅这么漂亮，谁能配得上？只有营长刘达。刘达一表人才，打仗勇敢，立过许多战功，茹雅不会不愿意。

夜里，两个女人躺在床上。

文静问茹雅：“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
茹雅说：“十八了。”

“大姑娘了，也该嫁人了。”

“我不想嫁！”

“为啥呀？”

“我讨厌男人！”

茹雅说的是实话。一想起那天晚上在马步芳兵营里发生的事，她就心惊肉跳。她对男人有一种本能的恐惧，江三和营长刘达除外。

文静说：“那我今天看见营长在外面，你出去之前一个劲地照镜子，还用水抿了抿头发，见了人家脸都红到了脖子根？”

“谁见他脸红啦？”

“你那点小心思瞒不了姐。”

茹雅沉默了。突然问文静：“他怎么少了一只耳朵？”

“少一只耳朵咋啦？那是光荣的纪念。去年一次战斗中，他一个人干掉了六个马匪，他的一只耳朵也被马匪砍掉了。”文静说着叹了口气，“唉，营长也挺不容易的。他妻子也是女兵，几年前被马步芳的匪兵杀害了，当时身上还怀着孩子呢。后来他就一直没有再结婚……你要是愿意，我给你们撮合撮合？”

“太可怜了，营长真不容易……你让我想想。”

文静说：“你是不是爱上了别人？比如，那个救你的江三。”

茹雅赶忙说：“我没有，我不是……”

文静说：“我就说嘛，江三哪能跟营长比！”

茹雅说：“别这么说江大哥，他也是个好人……”

父亲的伤好后，被营长分配到章明的连队，当了一个班长。

马步芳的骑兵节节败退，已经从黄河东岸撤退到了西岸。营长刘达说，不能给马匪喘息之机。他命令章明的连队夜袭马营，而且指明让父亲的班作前锋，理由是父亲熟悉马匪的宿营习惯。

但是父亲却不这样想。父亲认为营长想得到茹雅，有意让他去送死。因为在一次他和茹雅谈论到营长时，从茹雅的口气里父亲嗅到了一种让他不安的气息。他隐约感到茹雅有些喜欢刘达。更可怕的是，后来不久他